

十六世紀閩南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現象

陳麗雪*

摘要

閩南語指示詞分近指與遠指兩種，近指詞聲母為“ts”，遠指詞聲母為“h”。本文以十六世紀閩南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現象作為探討主題，共探討「只」、「拙」、「障」、「許」、「向」五個指示詞。「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指實詞轉為虛詞的過程，近來語意學家發現情感性(主觀性)成分在語法化過程有漸增的傾向，即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在語法化越後期越顯重要。本文據此整理指示詞語料，依照空間>時間>程度>篇章與情感功能的順序從事由具體到抽象的階段觀察，探討其結構格式、主觀性與語法化現象。本文嘗試從語意學的角度觀察《荔鏡記》指示詞的語法化，期待諸項發現能提供閩南語指示詞研究更多元的面向。

關鍵詞：閩南語、指示詞、語法化、主觀性、荔鏡記

一、前言

閩南語指示詞分近指與遠指兩類，近指詞聲母全為“ts-”，如“tse”（這）、“tsia”（這裡）；遠指詞聲母全為“h-”，如“he”（那）、“hia”（那裡）。黃丁華（1961: 29）比較閩南方言和華語指示代詞的結論為：閩南方言的指示代詞分工較細而各有專司，這說明了閩南語指示代詞的特色與研究價值。關於指示詞研究早見於呂叔湘（1985: 183-245），閩南語指示詞研究

收稿日期：2008年8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10月21日。

* 作者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另見於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9: 263-324）、Lien（1999: 73-88）、張惠英（2000: 147-156）、劉秀雪（2005: 133-152）、黃漢君、連金發（2007: 561-577）等。其中劉秀雪（2005: 133-152）提出閩南方言指示詞首“tsit/hit”與“tsi/hi”，在潮州只存在“tsi/hu”這組，而漳州、臺灣、廈門都僅保留“tsit/hit”，瓊林方言卻是“tsit/hit”與“tsi/hi”兩種形式皆留存且各司其職。而黃漢君、連金發（2007: 561-577）研究萬曆本《荔枝記》「只」、「許」、「障」、「向」四個指示詞，發現「只/許」與「障/向」在功能上有重疊，「障/向」與「障般/向般」也有重疊與競爭的關係，並提出「只（許）樣」到「障（向）」的演變途徑。¹本文則除了以《荔鏡記》²為語料，增加指示詞「拙」的研究外，並從語意學的角度觀察《荔鏡記》指示詞共時的語法化現象，不強調語音的歷時演變。

本文以十六世紀閩南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現象作為探討主題，所用語料為混合泉州話與潮州話的南戲戲文《荔鏡記》。關於《荔鏡記》的研究成果見於吳守禮（2001）等。本文將以該戲文所出現的「只」、「拙」、「障」、「許」、「向」五個指示詞為研究對象，這五個指示詞若照遠近指原則可分近指「只」、「拙」、「障」與遠指「許」、「向」；依語詞和義位關係可分單純詞「只」、「許」與合音詞「拙」、「障」、「向」。其中「只」、「許」為兩組相對的近遠指詞，相當於現代臺灣閩南語“tsit/hit”、“tse/he”、“tsia/hia”；「障」、「向」則為另兩組相對的近遠指詞，應為「只樣/許樣」（這樣/彼樣）、「只種/許種」（這種/彼種）的合音；³「拙」只是單獨一組詞，

1 黃漢君、連金發（2007: 561-577）提出「只樣（NP）>只樣（NP表樣態）>只樣（表樣態）+X>障（表樣態）+X」與「許樣（NP）>許樣（NP表樣態）>許樣（表樣態）+X>向（表樣態）+X」。

2 《荔鏡記戲文》為現存最早的閩南方言文獻，劇情以陳三、五娘故事為主題，原題《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書。文末敘述重刊《荔鏡記戲文》緣由，記有「嘉靖丙寅年」字樣，應為1566年重刊本。吳守禮（2001）推測《荔鏡記戲文》寫作年代在十五世紀的一百年間，並比較天理大學本與英國牛津大學 Bodleian 文庫本，發現二者屬於同一版本，且天理本比牛津本完整。今天理本原稿可見於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十卷《三分事略》。本文關於《荔鏡記戲文》用例所參照書目含：天理本《荔鏡記戲文》、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分類詞彙》。

3 同屬宕攝漾韻的「樣」、「障」、「向」其韻母在泉州文讀同為“iong”，例證見於《泉州市

沒有相對的遠指合音詞，可能相當泉州方言的“tsuai5”（只夥，這些）或“tsuan3”、“tsuah4”（只款，這麼）。⁴

而所謂「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通常是指實詞轉為虛詞的過程，實詞是語言中詞彙的基本單位；虛詞是語法單位，沒有詞彙內涵。但近來有關語法化和語意虛化的研究，不再認為語法化過程伴隨大量語意內容的丟失。新的語意學和語用學方法，凸顯語法化的系統性，並發現主觀性成分在語法化過程有漸增的傾向，即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在語法化越後期越顯重要 (Traugott 1989: 31)。

「語法化」歷來屬於歷史語言學的範疇，跟語言演變的研究相關。70年代關於語法化的研究把重心從歷時轉向共時，以語法化來解釋共時平面上過去難以解釋的現象。而指示詞是虛詞的範疇，涉及空間到非空間的轉移，一旦進入非空間領域就會有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 的問題。因此，本文將檢視《荔鏡記》指示詞從空間到非空間的用法，依照空間>時間>程度>篇章與情感功能的順序從事由具體到抽象的階段觀察，探討指示詞相應出現的結構格式，及其中所表現的主觀性與語法化現象。

方言志》頁133-134；在潮州文讀同為“iang”，例證見於《潮州方言詞匯》頁1125、《潮汕話韻匯》頁84-85。閩南語「種」泉州文讀為“tsiong2”，韻母為“iong”，例證見於《泉州市方言志》頁134；潮州文讀為“tsong2”，韻母為“ong”，例證見於《潮州方言詞匯》頁1123。因此，「障」、「向」在泉音可為「只樣／許樣」、「只種／許種」的合音，如李如龍（1999: 270）歸為「只種／許種」的合音；潮音則僅可視為「只樣／許樣」的合音。但泉州另有「樣」、「向」白讀韻母同為“iü”的用法，例證見於《泉州市方言志》頁139，且其「向」解為「那樣」，更合乎《荔鏡記》用例。另，上列調序已轉為臺式調序，即1、2、3、4、5、6、7、8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

- 4 李如龍（1999: 270-271）閩南方言指示代詞的比較表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單純詞「只」與合音詞「只種（樣）」之外，泉州方言尚有“tsuai5”（只夥，這些）、“tsuan3”（只款，這麼）、“tsuah4”（只款，這麼）三項合音詞是「只」、「障」之外的近指詞；也有“hau5”（許夥，那些）、“huan3”（許款，那麼）、“huah4”（許款，那麼）三項遠指詞；筆者所查，今臺灣鹿港仍有“tsuai1”、“tsuai2”表示「這些」。《荔鏡記》雖有近指的「拙」沒有相對的遠指合音詞，但“tsuai5”（只夥，這些）、“tsuan3”（只款，這麼）、“tsuah4”（只款，這麼）所表意涵也合於本文所析，因此筆者判斷「拙」可能是“tsuai5”（只夥，這些）、“tsuan3”（只款，這麼）、“tsuah4”（只款，這麼）合音詞之一。據筆者詢問南管戲薪傳獎得主吳素霞女士，則將戲文「拙」讀為“tsua2”，筆者疑為“tsuah4”的音變。另，上列李如龍（1999: 270-271）已轉為臺式調序。

二、理論架構

Heine 等 (1991: 53-60) 將語法化看作若干認知域之間的轉移過程，把各基本認知域排成一個由具體到抽象的等級：人 (person) > 物 (object) > 事件 (activity) / 過程 (process) > 空間 (space) > 時間 (time) > 性質 (quality)。今檢視《荔鏡記》戲文所出現的「只」、「拙」、「障」、「許」、「向」五個指示詞的認知域的轉變，並參考上述的等級排列，認為指示 (deictic) 是以說話者座落為參照點來指稱人事物，原先都是空間性的，指人指物指事，很難說孰先孰後。空間總是具體的，時間總是抽象的，認知的發展總是先具體再抽象，因此從空間轉到時間就是認知的單向發展歷程，即空間轉入非空間。指示詞轉入程度詞時即失去其空間指示性，但「只」(近指)、「許」(遠指) 之別可能發展出其他語義 (如情感、篇章或言談上) 的不同，嚴格的說，以說話者為參照點的主觀意義還保存著。因此，將五個指示詞的指稱內涵由具體到抽象分為四個階段：

空間 > 時間 > 程度 > 篇章與情感功能

再依五個指示詞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單純詞「只」、「許」與合音詞「障」、「向」在指稱「空間」、「時間」、「程度」的分工上皆呈現相當明顯的兩極現象，「拙」則為比較特殊的一類。也就是說，由各階段觀察，大致上可將這五個指示詞分為三類：單純詞「只」、「許」為一類，合音詞「障」、「向」為另一類，「拙」則單獨一類。因此下列關於《荔鏡記》戲文的指示詞，除分階段論述外，大致也可分三類觀察。

三、由具體到抽象的四階段

本文將五個指示詞的指稱內涵由具體到抽象分為四個階段：空間 > 時間 > 程度 > 篇章與情感功能。以下即據此四階段提出例句討論：

(一) 指示詞指稱空間

指示詞指稱空間可再分「限定詞組中的指示詞」與「處所詞組中的指示詞」兩類。

1. 限定詞組中的指示詞

五個指示詞中出現於限定詞組的僅有「只」、「許」兩個，其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如表一：

表一 限定詞組指示詞的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表

| 指示詞 | 出現次數 | 出現格式 | 例 句 | 出 處 |
|-----|------|---------------------------------------------------------------------------------------|---------------------------------------------------------|-----------------------------------------------|
| 只 | 122 | 1. 只 + 名詞 2. 只 + 數詞 + 名詞 3. 只 + 數詞 + 量詞 4. 只 + 數詞 + 量詞 + 名詞 | (1) 只寒衣 (2) 只一查厝仔 (3) 只一盞(燈) (4) 只一位娘仔 | 第 3 齣 第 5 齣 第 6 齣 第 8 齣 |
| 許 | 71 | 5. 許 + 名詞 6. 許 + 名物化動詞 7. 許 + 修飾語 + 名詞 8. 許 + 數詞 + 名詞 9. 許 + 數詞 + 量詞 + 名詞 | (5) 許婆仔 (6) 許識物个 (7) 許一等樣人 (8) 許一人 (9) 許一枝花 | 第 14 齣 第 5 齣 第 33 齣 第 19 齣 第 24 齣 |
| 拙 | 0 | | | |
| 障 | 0 | | | |
| 向 | 0 | | | |

限定詞組中指示詞有指稱人、事、物的用法，而指稱人、事、物，原先也都是空間性的。「指示詞 + 名詞」格式中名詞的指稱屬性不盡相同，可能通指、回指或定指等。要注意的是限定詞組中只有「只」、「許」用以指稱空間。

2. 處所詞組中的指示詞

指示詞出現於處所詞組仍以「只」、「許」為主，其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如表二：

表二 處所詞組指示詞的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表

| 指示詞 | 出現次數 | 出現格式 | 例 句 | 出 處 |
|-----|------|---------------------------------------------------------------------|------------------------------------------------|------------------------------------|
| 只 | 166 | 10. 只 + 方位詞 11. 只 + 處所詞 12. 只 + 處所詞 + 方位詞 13. 只 + 名詞 + 方位詞 | (10) 只外 (11) 只鄉村驛所 (12) 只街邊 (13) 只門縫裡 | 第 2 齣 第 51 齣 第 6 齣 第 45 齣 |

| | | | | |
|---|----|--------------|--------------|--------|
| 許 | 56 | 14.許+方位詞 | (14) 許內 | 第 5 齣 |
| | | 15.許+處所詞 | (15) 許遠處 | 第 13 齣 |
| | | 16.許+處所詞+方位詞 | (16) 許廳前 | 第 19 齣 |
| | | 17.許+名詞+方位詞 | (17) 許燈下 | 第 6 齣 |
| 拙 | 0 | | | |
| 障 | 2 | 18.障+量詞 | (18) 恁今向片阮障片 | 第 7 齣 |
| | | 19.障+方位詞 | (19) 恁今向邊阮障邊 | 第 7 齣 |
| 向 | 2 | 20.向+量詞 | (20) 恁今向片阮障片 | 第 7 齣 |
| | | 21.向+方位詞 | (21) 恁今向邊阮障邊 | 第 7 齣 |

處所詞組中的指示詞具有具體語意內涵的指稱空間用法，與限定詞組同樣集中選用單純詞「只」、「許」，而合音詞除了同一用法的「障」、「向」各一例，「拙」、「障」、「向」幾乎未出現指稱空間用法。

(二) 指示詞指稱時間

指稱時間比指稱空間的指示詞多了「拙」，且以「拙」指示時間的頻率最高，其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如表三：

表三 時間指示詞的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表

| 指示詞 | 出現次數 | 出現格式 | 例句 | 出處 |
|-----|------|--------------|----------------------|--------|
| 只 | 12 | 22.只+時間詞 | (22) 擇只九月重陽 | 第 30 齣 |
| 許 | 22 | 23.許+時間詞 | (23) 許冥 | 第 29 齣 |
| | | 24.許+修飾語+時間詞 | (24) 許後生時節 | 第 11 齣 |
| 拙 | 23 | 25.拙+時間詞 | (25) 拙年 ⁵ | 第 5 齣 |
| 障 | 0 | | | |
| 向 | 0 | | | |

5 據筆者觀察《荔鏡記》所有「年」字，大致可分三類：1.表示歲月、年紀者，共出現 71 例，如本文例(25)「拙年」，意為「這些年」。2.置於句尾，表肯定相當於華語「呢」，表疑問相當於華語「呢」或「嗎」，共出現 14 例，如第 14 齣「正是只年」，意為「正是這個道理呢」。今閩南語傳統戲曲如歌仔戲臺詞仍常聽聞此詞，與「年」字閩南語發音聲韻相同。3.置於「倘」後形成「倘年」一詞，吳守禮(2007: 196-197)解為「怎樣」，共 15 例。另：《荔鏡記》出現的「年」尚有歸屬不明的 5 例，此處未列入計算。

用於指稱時間的指示詞，也不出現「障」、「向」，特殊的是以「拙」指示時間的頻率最高。以合音的成分而言，「拙」可能為「只夥」、「只款」的合音，⁶其中「只夥」的「夥」解為「多」，⁷「拙」後加時間詞「時」、「年」、「日」等意指「這些時間」、「這些年」或「這些日子」。若分析為「只款」的合音，則意與「障」（「這種／這樣」）同，適合出現於充當程度加強語的用法。因此，「拙」可析為「只夥」的合音，也許正可解釋同為合音詞，何以「拙」指示時間的頻率最高，「障」、「向」卻完全不指稱時間。

（三）指示詞充當程度的加強語⁸

充當程度加強語的指示詞包含「只」、「許」、「拙」、「障」、「向」五個，但與指稱空間、時間的指示詞不同，反以「拙」、「障」、「向」為主。其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如表四：

表四 充當程度加強語的指示詞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表

| 指示詞 | 出現次數 | 出現格式 | 例句 | 出處 |
|-----|------|------------------------------------------------|---------------------------------------------------------|-------------------------------------|
| 只 | 3 | 26.只+樣 | (26) 畜生只樣無狀 | 第 37 齣 |
| 許 | 1 | 27.許+形容詞 | (27) 許多寶貝 | 第 6 齣 |
| 拙 | 12 | 28.拙+形容詞 29.拙+動詞 | (28) 飼你拙大 (29) 啞娘拙痛伊 | 第 26 齣 第 22 齣 |
| 障 | 43 | 30.障+形容詞 31.障+般+形容詞 32.障+動詞 33.障+般+動詞 | (30) 生我一鼻障大 (31) 你障般怯口 (32) 今旦障受苦 (33) 誰知障般無行止 | 第 5 齣 第 14 齣 第 46 齣 第 24 齣 |
| 向 | 27 | 34.向+形容詞 35.向+動詞 36.向+生 | (34) 你向爻做媒人 (35) 你向愛錢 (36) 向生急死人 | 第 26 齣 第 14 齣 第 26 齣 |

6 參考註釋 4。

7 李如龍（1999: 274）指出：『『只夥』在泉州讀tsuai，廈門讀tsia，《廣韻》夥：胡火切：『楚人云多也』，果攝合口一等在泉州有不少字白讀為ua（破phua3，磨bua5，過（罪過）kua3），至今口語仍說『不多』為『無夥』bo5 ua6。』上引李如龍（1999: 274）已轉為臺式調序。

8 本文此階段原合併「方式」、「情狀」一起討論，但修訂時重新調整語法化階段，並重新計算指示詞各階段出現次數，認為「方式」、「情狀」較難清楚界定，暫時不討論。

「只樣」在《荔鏡記》共出現五例，其中有三例是充當程度加強語的用法。其餘二例表示「這種」、「如此」之意。相較於「障」有 43 例充當程度加強語，可以說「只」虛化到指稱「程度」時，「只樣」已合音為「障」，且由「障」擔任指稱「程度」的主要腳色。「障」若為語法化促成的「只樣」合音，「只樣」在口語上本難有指稱「時間」的用法，因此在此階段突增用例並非突變而來。

除了指稱空間的兩個例句，指示詞「障」、「向」大量出現於充當程度加強語的用法中，且是此一階段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指示詞。

(四) 篇章照應功能與情感功能

具有篇章照應功能與情感功能的指示詞類似充當程度加強語的指示詞，也包含「只」、「許」、「拙」、「障」、「向」五個，但與充當程度加強語的指示詞不同的是「障」之外的近指詞：篇章照應功能與情感功能以「只」為主，充當程度加強語則以「拙」為主。其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如表五：

表五 篇章照應功能與情感功能的指示詞出現次數、格式與例句表

| 指示詞 | 出現次數 | 出現格式 | 例句 | 出處 |
|-----|------|------------------------------------------------|-------------------------------------------------------------------------------------------|---------------------------|
| 只 | 15 | 37. 句子# + 只說…… 38. 只話…… + 句子 | (37) (占) …… (旦) 只 說也是。 (38) 我 只 話卜不說，娘仔因乜得知。…… | 第 19 齣 第 24 齣 |
| 許 | 1 | 39. 許# + 句子 | (39) 許 ，阮啞娘又好得桃。 | 第 49 齣 |
| 拙 | 2 | 40. 拙話…… + 句子 | (40) 叮嚀 拙 話仔細聽：…… | 第 2 齣 |
| 障 | 25 | 41. 句子# + ……障說 42. 障說# + 句子 | (41) 你 障 說改得我病輕。 (42) 既 障 說：當人不當物。 | 第 25 齣 第 26 齣 |
| 向 | 15 | 43. 向說# + 句子 44. 問句# + ……向問 45. 向生# + 句子 | (43) 向 說，請啞媽出來食一口檳榔。 (44) 親像乜人？…… 向 問乜事？ (45) 向 生，待我估叫是丈夫人有月經。 | 第 13 齣 第 19 齣 第 6 齣 |

「只說」、「只話」、「拙話」、「障說」、「向說」多次用例皆有篇章照應功能，多數用法為「前指」(anaphora)，即先行詞在前，指示詞在後，兩者指稱同一對象，如例 (37)、例 (41)；少數用法為「後指」(cataphora)，即後行詞在後，指示詞在前，兩者也指稱同一對象，如例 (38)、例 (42)。

至於情感功能，《荔鏡記》第 49 齣生 (陳三) 曰「我兄又陞都堂」，

淨（五娘家奴）曰「許，阮啞娘又好得桃。」其中「許」可能指代前述「我（陳三）兄又陞都堂」一事，但獨立成句來看，更可能表示「既然如此（那樣），那麼……」的語氣轉折。「向生」在文中共有二例，相當於「原來如此（那樣）」，也可能指代對話者前一句話，更可以表示語氣轉折，「障生」便無此種用法。⁹但「向生」另有三例用法與「障生」同，一例為程度加強語。只是轉折義的形成有「會話涵蘊」（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定規涵蘊」（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之分，前者的語義是由上下文（cotext）或語境（context）塑造出來的，如英文“want”的本意是「缺乏」，“John wants water”的“want”是在上下文或語境中生出「需要」的語義；後者指會話涵蘊用久了，語意會固定下來成為該語詞語義的一部分，甚至於原有的語義逐漸被遺忘了。此三例的轉折義可能還停留在會話涵蘊的階段，指示詞或許是充當兩個命題的連詞，不見得只限於轉折功能。

此外，「障生」、「向生」是《荔鏡記》中較特殊的一組詞：潮汕有“ang3 tsio3 sē1”（這麼樣）、“ang3 hio3 sē1”（那麼樣），¹⁰安溪有“tsiū3 sī0”、“hiū3 sī0”，臺灣、廈門有「按呢生」，¹¹其中“sē1”、“sī0”應相當於「生」。關於「生」，呂叔湘（1985: 305-306）提到「跟『怎麼』結合成複合詞的字有三個：『生』、『地』、『樣』。『生』和『地』跟它結合都在它以單個的『怎』的形式出現的時期，其中『怎生』比較更早，那個時候『生』字還是一個活著的語尾，常加在形容詞後頭。這個複合詞在元以後就很少用了。……間或有『怎麼生』，極其少見。」¹²比較呂叔湘說法與閩南方言，「障生」、「向生」可解為「這樣」、「那樣」，「生」相當於「樣」之意。

（五）「只」、「許」、「拙」、「障」、「向」在四階段的分布情形

將五個指示詞在四階段的出現次數整合如表六，可看出「只」、「許」、

9 「障生」在《荔鏡記》共有三例，分別為「正是障生」（第25、32齣）、「即會障生」（第36齣），都解為「如此」。

10 見李如龍（1999: 275）、蔡俊明（1991: 8-9）、李永明（1959: 18），其中李永明（1959: 18）“tsio”標為“tsie”，三處聲調略異，本文所標為蔡俊明（1991: 8-9）聲調。文中調序已轉為臺式調序。

11 安溪、廈門見李如龍（1999: 275），臺灣為筆者自擬。

12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近代漢語指代詞》（北京：學林出版社，1985），頁305-306。

「拙」、「障」、「向」在「空間」、「時間」、「程度」、「篇章與情感」各階段的分布情形。

表六 「只」、「許」、「拙」、「障」、「向」的四階段分布表

| 指示詞 | 空間 | 時間 | 程度 | 篇章與情感 |
|-----|---------------------|----|----|-------|
| 只 | 288 限定 122+處所166 | 12 | 3 | 15 |
| 許 | 127 限定 71+處所56 | 22 | 1 | 1 |
| 拙 | 0 限定 0+處所0 | 23 | 12 | 2 |
| 障 | 2 限定 0+處所2 | 0 | 43 | 25 |
| 向 | 2 限定 0+處所2 | 0 | 27 | 15 |
| 總次數 | 419 | 57 | 86 | 58 |

四、語法化現象

(一) 認知領域的轉移

將語法化視為若干認知域之間的轉移過程，也是一種抽象化的演變，抽象化使得某一語素的應用範圍擴大，使用頻率增加。

以《荔鏡記》指示詞而言，從空間轉到時間就是認知的發展歷程，即空間轉入非空間，如「只」、「許」在空間與時間之間的轉移；轉入程度詞時即失去其空間指示性，如合音詞「障」、「向」大量出現於充當程度加強語的用法；甚至可能發展出其他語義功能，如「障說」、「向說」應是篇章中的承接或回指功能，甚至「向生」可能有轉折的情感功能。

(二) 「並存」原則

關於語法化，Hopper(1991: 22) 提出五個準則，¹³其中「並存」(layering)

13 Hopper (1991: 22) 的語法化五個準則為(1)並存 (layering)：在某一功能範疇內出現新層

指在某一功能範疇內出現新層次時，舊層次不一定會消失，而可能和新層次共存，相互影響。也就是一種新形式出現後，舊形式並不立即消失，新舊形式並存。觀察《荔鏡記》戲文共時平面上所出現的「只」、「許」、「拙」、「障」、「向」五個指示詞，很多概念可同時存在於「只」、「拙」、「障」的指稱內容中，如「只話」、「拙話」與「拙大」、「障大」。甚至具指稱情狀的功能，字面上表示「這樣」、「那樣」，實際卻已模糊近、遠指之別的「障生」、「向生」，也可同時並存。

(三)「保持」原則

觀察五個指示詞，在共時現象中，既可表示具體的空間也可表示抽象的非空間意涵。尤其「拙」、「障」、「向」雖以擔任指稱「時間」、「程度」或「篇章與情感」的用法為主，卻也有指稱具體「空間」的用法存在。這種當新的抽象詞意產生時，舊的具體詞意未必消失的現象，正是Hopper五個語法化準則的「保持」(persistence)原則。

(四)單向性——「只」、「許」為基本指示詞

單向性(unidirectionality)¹⁴是語法化的典型特性，亦即語法化進行的方向受限制，總是由實變虛，虛的變得更虛。對於本身就表現出虛實程度不同的語類來說，語法化的過程只能由語法化程度較淺的語類演化出語法化程度較深的語類。觀察本文「三、由具體到抽象的四階段」之「(五)分布情形」的共時《荔鏡記》材料，在最具體的指稱「空間」階段都以「只」、「許」為主要指示詞；反過來「拙」、「障」、「向」在具體的指稱「空間」出現次數極少，且在抽象度高的指稱「程度」後才一躍而成為主流指示詞。就以上觀

次時，舊層次不一定會消失，而可能和新層次共存，相互影響。(2)歧變(divergence)：某一實詞虛化時，相同詞源可能分化成不同詞彙出現。(3)擇一(specialization)：語法化發生時，形式選擇的範圍會窄化，而以更少的形式擔負更多的語法意義。(4)保持(persistence)：當一個新的虛詞產生時，舊的詞意傾向保留，因而新用法可能體現出詞彙的歷史。(5)降類(De-categorialization)：語法化會導致某一實詞消失形態標記與語法範疇的主要特徵，也失去在言談片段中的獨立性，因此虛化總是伴隨詞類的降格，即由主要詞類變為次要詞類。以上五個原則的中文翻譯參考沈家煊(1994: 4)。

14 參考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5, "The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

察，就算不討論合音問題，仍舊可推測出「只」、「許」才是五個指示詞中最早的基本指示詞。

(五) 主觀化

關於主觀化，最常見的例子是現代英語的“while” (Traugott 1989: 31)，古英語的意思是「有的時候」，中古英語是「當……的時候」，現代英語保持「當……的時候」外又增加「雖然」的意思。「有的時候」是客觀的命題功能；「當……的時候」不僅連結兩個事件也連結兩個子句，是用做滿足話語結構需要的話語功能；「雖然」的意思則表示讓步，也表現說話人的態度。以上由客觀到主觀的變化即所謂「主觀化」。這個例子說明了語法化演變的過程，也顯示主觀性成分在語法化過程有漸增的傾向，即主觀化是語意演變的趨勢，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在語法化越後期越顯重要。

Traugott (1989: 31) 提到語法化早期階段語意語用的改變是單向的，也就是由命題內容到篇章或情感功能，其順序為：propositional>textual>expressive。若以指示詞「只」為例，「只街邊」到「只九月」是由空間指示轉移到抽象的時間領域；「只九月」到「只樣無狀」的「只樣」，更轉移為程度加強語；至於「只說」、「只話」更是篇章性的照應功能，可算是“textual function”。

越抽象的指示，遠、近指的區別也越模糊，有時表現的是一種心理距離，主觀態度越強。到了可能表示語氣轉折且相當於「既然如此……那麼」的「許」、「向生」，則是最抽象、最主觀的階段，而至“expressive function”的階段了。

五、其他現象的討論

(一)「拙」的特殊性

合音指示詞「拙」、「障」、「向」中最特別的是「拙」。參考本文「三、由具體到抽象的四階段」之「(五) 分布情形」，可由兩個地方見其特殊性：

1. 「障」、「向」在抽象的指稱「程度」才出現用例高於「只」、「許」的情形；「拙」則早一步在指稱「時間」的階段就超越「只」、「許」，且這個

階段「障」、「向」未出現任何用例。

2.同為近指的「只」、「拙」、「障」，在「篇章與情感功能」上「只」、「障」依舊活躍，只有「拙」隨著語法化程度的加深，出現頻率逐步降低，趨近於消失。

照前面分析，「只」、「許」是五個指示詞中最早的基本指示詞，「障」、「向」為語法化後期抽象、主觀化的指示詞。那麼與「只」、「障」同為近指詞的「拙」，在《荔鏡記》語料看來，是個具有跨越具體與抽象指稱功能，特別在指稱時間上擔任主要腳色的指示詞。「拙+時間詞」的格式極大部分在指出一段時間，如「拙年」（這些年）、「拙時」、「拙久」（這段時間）。¹⁵

（二）與現代閩南語的比較

張惠英（2000: 151-152）探討廈門話近指詞「則」（tsiah）的語源為近指詞「即」（只）和量詞「隻」的合音，黃漢君、連金發（2007: 561-577）也曾對指示詞的演變提出觀察結果。我們若再觀察現代閩南語，則臺灣閩南語今“tsit/hit”、“tse/he”、“tsia/hia”這幾組近遠指指示詞中，“tse/he”擔任指代詞，“tsit/hit”擔任指稱空間、時間的功能，都接近於《荔鏡記》的「只」、「許」；“tsia/hia”在指代空間之外，充當「程度」加強語的用法，是較接近於「障」、「向」的。

（三）近指用例多於遠指

為比較近指詞與遠指詞，底下將表六改寫為表七，則近指與遠指用例次數如下所示：

表七 近指詞與遠指詞出現次數比較表

| 近遠指指示詞 | | 空間 | | | 時間 | 程度 | 篇章與情感 |
|--------|---|------|------|------|----|----|-------|
| | | 限定詞組 | 處所詞組 | 空間總數 | | | |
| 近指 | 只 | 122 | 166 | 288 | 12 | 3 | 15 |
| | 拙 | 0 | 0 | 0 | 23 | 12 | 2 |
| | 障 | 0 | 2 | 2 | 0 | 43 | 25 |

15 例「拙年無厶守孤單」（第5齣）、「拙時為伊刈吊」（第22齣），「拙久無時不憶著家鄉」（第12齣）。

| | | | | | | | |
|-----------|---|-----|-----|-----|----|----|----|
| 遠指 | 許 | 71 | 56 | 127 | 22 | 1 | 1 |
| | 向 | 0 | 2 | 2 | 0 | 27 | 15 |
| 近指（只、拙、障） | | 122 | 168 | 290 | 35 | 58 | 42 |
| 遠指（許、向） | | 71 | 58 | 129 | 22 | 28 | 16 |
| 總次數 | | 193 | 226 | 419 | 57 | 86 | 58 |

由表列次數可以看出：「只」、「許」、「拙」、「障」、「向」在各階段的分布均是近指詞的使用高於遠指詞，指稱「時間」項下「只」的次數（12次）低於「許」（22次），也是因為有「拙」（23次）分攤了近指用法。

（四）演變路徑

若「只」、「許」為一線，「障」、「向」為一線，「拙」為一線，三線的演變路徑皆依照具體到抽象的語法化方向，但其過程卻有不同的表現：

1. 只、許：以指稱「空間」為主，「時間」、「程度」、「篇章與情感功能」的出現頻率陡降。

2. 拙：明顯出現於指稱「時間」階段，隨著「程度」、「篇章與情感功能」的語法化程度加深，逐步減少出現頻率，趨向於消失。

3. 障、向：到抽象化程度很高的「程度」、「篇章或情感功能」才成為主要指示詞。若以詞類的變化而言，基本的「只」、「許」具指代與指別功能，到充當程度加強語的「障」、「向」則具有副詞作用，而最抽象的篇章照應與情感階段則有連詞、轉折詞的作用，這是指示詞大致的詞類變化方向。

六、結 論

「語法化」歷來屬於歷史語言學的範疇，70年代關於語法化的研究把重心從歷時轉向共時。本文檢視《荔鏡記》戲文所出現的「只」、「拙」、「障」、「許」、「向」五個指示詞的功能，將語法化看作若干認知域之間的轉移過程，並參考前人的等級排列，將五個指示詞的指稱內涵由具體到抽象分為四個階段：空間>時間>程度>篇章與情感功能。

再依五個指示詞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單純詞「只」、「許」與合音詞「障」、「向」在指稱「空間」、「時間」、「程度」、「篇章與情感」四階段的分工上皆呈現相當明顯的兩極現象，「拙」則為比較特殊的一類。據指示

詞在各階段出現次數的觀察，有幾項發現：1.《荔鏡記》指示詞同樣有著新舊層次並存的現象。2.在共時現象中，指示詞既可表示具體的空間，也可表示抽象的非空間意涵，符合「保持」(persistence)原則。3.「只」、「許」是五個指示詞中最早的基本指示詞。4.越抽象的指示，遠、近指的區別也越模糊，有時表現的是一種心理距離，且主觀態度越強。如《荔鏡記》表示語氣轉折且相當於「那麼」的「許」、「向生」，則是最抽象、最主觀的階段。5.與「只」、「障」同為近指詞的「拙」，是個具有跨越具體與抽象指稱功能，特別在指稱「時間」上擔任主要腳色的指示詞。6.臺灣閩南語今“tsit/hit”、“tse/he”、“tsia/hia”這幾組近遠指指示詞中，“tse/he”擔任指代詞，“tsit/hit”擔任指稱空間、時間的功能，都接近於《荔鏡記》的「只」、「許」；“tsia/hia”在指稱空間之外，指稱「程度」的用法，是較接近於「障」、「向」的。

從語意學的角度觀察《荔鏡記》指示詞的語法化現象是本文的嘗試，期待諸項發現能提供閩南語指示詞研究更多元的面向。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佚名，日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輯委員會，《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十卷：《三分事略》，日本：天理大學出版部，1980。

二、近人論著

-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 1985 《近代漢語指代詞》，北京：學林出版社。
 李永明 1959 《潮州方言》，北京：中華書局。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9 《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吳守禮校註 2001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吳守禮校註 2007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分類詞彙》，臺北：從宜工作室。
 沈家煊 1994 〈「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 17-24。
 林連通主編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周耀文編纂 1999 《潮汕話韻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惠英 2000 《漢語方言代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黃丁華 1961 〈閩南方言裡的指示代詞〉，《中國語文》（北京）1961.12: 23-29。
- 黃漢君、連金發 2007 〈萬曆本荔枝記指示詞研究〉，《清華學報》新 37.2: 561-577。
- 劉秀雪 2005 〈瓊林方言的指示代詞——構詞、語意和語用探析〉，《語言暨語言學》6.1: 133-152。
- 蔡俊明 1991 《潮州方言詞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語文研究中心。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ner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E.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1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ol.1, pp. 17-35.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en, Chinfa. 1999. "Place Deixi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In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ed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e l'Asie Oriental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p. 73-88.
- Traugott, E.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Language* 65: 31-55.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monstratives in Sixteenth Century Southern Min

Chen Li-hsueh*

Abstract

Demonstratives in Southern Min fall into two types: (1) proximal demonstratives with the initial ts- and (2) distal demonstratives with the initial h-.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monstratives, in particular 只, 拙, 障, 許 and 向, in sixteenth century Southern Min. Grammaticalization denotes a process of changing lexemes into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Demonstratives in recent studies show an inevitable gradual increase of affect or subjectivity, viz., an ever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subjectivity on the part of speakers in grammaticalization. Based on authentic data the paper explores constructions, subjectiv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 hierarchy of *space > time > scale > textual & expressive function* epitomizing a tendency to abstractness from concreteness. In sum, it tries to capture semantic aspects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monstratives in *Li jing ji* 荔鏡記 in the hope that the findings will add further dimensions to the research into demonstratives in Southern Min.

Keywords: Southern Min dialect, demonstratives,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ty, *Li jing ji* 荔鏡記

* Chen Li-hsueh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Taichung.

